

靖安縣志卷之十二

藝文志一

班書始志藝文其中著錄凡五百九十六家爲文萬有餘篇今其傳者不過什二三耳餘豈其不足傳耶抑有幸有不幸耶靖當未建縣以前劉校書卽以詩雄唐代然所謂鶴鶴集者僅遺十四首行於世至如宋胡全州之玉澗集明舒亞密之繫言等書已湮沒不可得則其存者亦僅矣而況是編所輯或因文以存事或因人以存文善觀文者當有以辨別其間也

表牋

宋

賀登極表

舒邦佐

皇圖有託慈極親傳增二典之光華成兩朝之揖遜古今罕見夷夏交懽恭維天開濬哲之資日就緝熙之學青宮主器翕然民望之歸黃屋受圖久矣聖謨之定月取三陽之泰明瞻兩作之離矧父作子述之同時自祖武孫謀之疊見若堯舜禹相傳於古則昭合而不殊如睿元肅親授於唐殆同名而實異道光三聖法守一家重修侍膳之前規再論執中之數語臣濫叨分守尚阻趨班頃慙四皓之從遊敢言羽就今覩六龍之時御但切雲從

謝賜歷日表

舒邦佐

歷數在躬亦久聞於禹命歲月無易行方謹於夏時恭拜成書敢云故事恭維誠參化育幽贊神明雖自得裁成輔相之宜然必謹析因夷隩之令臣識清臺之密課感丹辰之授時蟄戶初開豈但勉三農之務雁峯回去亦無令二社之差

謝到任表

舒邦佐

索粟長安愧乏絲毫之補分符蒸水謬應綸綍之榮初見吏民具宣詔令告以朝廷所遣吏之意是皆聖主不忘遠之心莫不懽忻至於鼓舞臣性天窳薄材地荒疎徒遠紹于箕裘遂叨塵于簪組半生州縣微善最之可書二載京都俾權酷

而奚益敢云假寵試以專城弟守嶺陬旣接雁行之近親霑
祿養又安烏哺之情在臣之私于計良便惟郡號重湖繁劇
之所而路當二廣往來之衝旁列兩臺政拙易於呈露籍惟
五邑才乏窘於枝梧矧多谿洞之錯居原欲羈縻于有道于
焉分土惕若臨淵茲蓋伏遇 執舜之中敷堯之命每貴西
京之治璽必書貞觀之屏風知臣久在塵埃倍識里閭之情
僞念臣服勤畎畝必知稼穡之艱難特借寵光俾承任使敢
不勉思一得圖報萬分疏導恩波接湘流而無際布宣聖德
與衡嶽以俱高但使民之安居實爲臣之報國

奏疏

明

建言疏

况 鍾

奏爲建言事臣本愚昧非敢有言叨蒙皇上下大德深恩擢陞
知府欽奉勅書宜體朕心以保養爲務必使其衣食有資禮
義有教而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利除弊一順民情欽此臣
固知皇上愛民之心卽堯舜禹湯愛民之心也臣敢不盡心
撫民以報皇上恩切緣本府七縣田圩低窪一遇水旱五穀
不收又且官田糧重遞年遠運抽取船隻應當水馬站驛科
派繁多民貧逃竄田地拋荒近海坍塌以致稅糧連年拖欠
臣不敢隱蔽今將所言事件開具奏聞一恤民事宣德五年

二月二十日欽奉勅諭內一款因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爲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爲定制欽此欽遵查得本府各縣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石零每田一畝科米不等少者自一斗三升至四斗止多者自五斗至三石止照依恩例共該減除官糧七十二萬一千餘石造冊進繳行移鄉區知會已將實徵開除人民不勝懽忻感戴今奉行在戶部勘合駁查開稱洪武初年古額官田起科已定不在除減之例止令將洪武年間抄沒官田減除緣洪武年間抄沒官田起科多者每畝不過三四斗農民可勝其所不勝者

正在古額官田伏覩勅諭明開舊額官田今本部駁查不准古額官田前後不一人民驚恐莫知適從若便遵勘合不減仍照舊額徵糧有違恩命抑且失信於民前件如蒙准奏乞勅大臣及該部計議不分古額官田欽遵勅諭減免臣民不勝幸甚一拋荒田土事永樂二十八年八月內欽奉詔書內一款民間應有事故人戶拋荒田土有司卽與從實取勘開報以憑覆實豁除另行召人承佃中間如係官田卽照民田例起科欽此洪熙元年七月欽奉詔書內一款官民田地舊佃種人戶或全家死亡或丁力消耗以致拋荒有司卽與召人耕種官田照民田起科如果無人耕種者該納稅糧從實

取勘開除毋得灑派拋荒重爲民患欽此欽遵行據昆山等縣申取勘到事故死亡充軍等項并丁力消耗人戶名下遞年拋荒無徵稅糧田畝及沿江傍海坍塌不存田地數目在官覆勘是實造冊申繳戶部續奉駁回分豁原額改科糧數通彙造冊繳報依奉行屬取勘明白造冊申繳該部又奉駁回正力消耗人戶田畝仍令照額稅糧如係洪武初年以前古額官田不許減科仍照舊額納糧若係洪武年間抄沒官田倉豁原額并今減科糧數明白保結完報行據各縣申除古額官田照舊辦糧外取勘到全家死絕等項人戶三萬三千四百七十二戶遺下拋荒抄沒改科官田地灘塗蕩二千

九百八十二頃一十一畝照依民田起科該減除秋糧一十四萬九千五百一十石零造冊保結于今年十月十五日申繳該部未奉明降竊照前項拋荒坍塌不存田地三次取勘造冊繳部經今五年之上未蒙開除稅糧遞年着令見在人戶包納中間多有不肯閉納該管糧里灑派逼令包賠以致詞訟繁興人民逃竄前項稅糧雖存虛額連年拖欠官不得用民受其害若再不與開豁轉展駁勘明年又復包荒徵糧見在人戶難免逃移前件如蒙准奏乞敕大臣及該部計議其絕戶拋荒田地見召人佃種照民田起科者以今次造冊爲准卽與開除其坍塌不存田地卽係無人耕種之數不分

古額官田俱遵詔書開除臣民不勝幸甚一抽取船隻事查得先該平江伯陳瑄奏准不爲常例於各處州縣起運糧數淮安納糧者每糧二千石抽船一隻徐州納糧者二千六百石抽船一隻臨清納糧者三千石抽船一隻俱要二百料區淺船隻查得本府各縣宣德四年坐派臨清糧一百萬石徐州糧四十五萬石該抽船五百六隻臣看得各縣低窪水鄉錢糧數多每年裝運本處船隻不敷僱覓客商船隻運送其該抽船隻每隻用價米三百石共該米一十五萬一千八百石買船與官軍運糧緣各年遠運費用浩大民貧艱難前件如蒙淮奏乞敕大臣及該部計議將所抽船隻停止臣民不

勝幸甚

案況伯律全集疏奏頗多此特建言之始伯律得君行政事功彪炳爲有明一代名臣固不藉文詞而傳錄之以見一斑耳

書啟

宋

迎潭帥朱殿撰啟

案朱子年譜紹熙四年冬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五年正月

又辭五月始之鎮

舒邦佐

出綉起家建牙分閫四方負篋爭親道德之師十乘載塗奪作詩書之帥斯文未喪吾道將興某官心見聖人名滿天下

格物致知之學豈徒師弟之傳救時行道之心要盡君臣之
義然而州麾使節出則撫摩講席經筵入而起沃每辭軒冕
歸臥山林席間之丈不虛戶外之屨常滿夫豈時之肯舍其
或道之未諧今者一札新除再辭弗許灑神毫而親獎表天
辰之勉行我克灼知盍起作百城之福達則兼善要盡行六
籍之言某自愧庸迂幸同巡管重關起鑰政有望於發明一
舸浮湘當自謀於親炙

賀朱帥交印啟

舒邦佐

占著得日植蠹班春父老聚觀皆頂天而鼓舞學徒紛集將
借地以依歸喜氣浮湘懽聲震嶽某官動靜語默無息非真

用舍行藏隨時各當得賢爲重知天語之難回絜道俱來覺
人心之自向矧臨新治乃是舊遊登定臺而思于湖之醉吟
望祝融而憶南軒之聯轡江山不改歲月驚馳歸然獨存暫
屈元戎之臥護足以任重行遂大人之格非某仰止高山逢
於湘水尺書賀厦蓋俗禮之未忘丈席凝香覬忠規之親受

賀張侍郎加殿撰知紹興府啟

案宋史張浚次子杓孝宗時爲戶部侍郎面對

言事忤時相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董山陵事

舒邦佐

陞華書殿出鎮輔藩朝登巨賢已在簪筆持橐之列國有大
政遂總方伯連帥之權十乘光臨百爲具舉某官材周世用
識洞幾先貫日孤忠傳紫巖之衣鉢潛天妙學得南軒之根

源雖公相故是家傳然富貴皆吾自取周詢浙部何忝埋輪之綱尹正神京不作畫眉之陂扁舟忽去一節召歸還天禁之從班掌地官之大計惟稽山之萬壑似漢家之五陵方嘆此羣工血指之羞遂屈於族庖更刀之後既別盤根之利益知遊刃之餘諒卽袞歸豈止羶復展大丈夫平生之志了先丞相未爲之勲某通家曾託于膺門攬轡又依于孔里傳聞異數倍激懽悰剪紙陳情聊達凝香之寢濡毫候賀佇聆入覲之圭

賀周樞使遷右相啟

案宋史周必大淳熙十四年二月由樞使拜右丞相

恭審升從樞府晉秉臺衡雖聖主詳於用賢非苟近言之合

然天下望其爲相已恨十年之遲想見舜湯選歟之初如聽文富宣麻之日君子更相而稱慶國人鼓舞以交懽某官道粹聖賢文追盤詰其外如春風和氣潤萬物而無聲其中如泰華嵩高更手變而不動蚤聞簡注直上清華奈何正邪冰炭之殊遂起漁釣江湖之興身退歸而名愈白民思切而上趣還洎重入於修門宜卽登于潭府燒椽燭而書天詔尚借筆於二蘇本兵柄而破賊心又託威於一范焮後維巖之久矣公如止水之澹然果出前旒亟登上袞勃處右而作相用振家聲且居左而爲師行光世績本以平生涵養之地播爲元宰造化之鈞治體重輕人才純駁運之掌上探若囊中自

此內修而外攘可以朝行而暮效矧一代詞章之主皆謂文
忠之後身而三台品位之崇又過廬陵之前美豈特天開於
我宋是將地重於西江某側聽傳郵喜至折展聞正人之爰
立知公道之盛行函貢鱗封先述四方之公論屢成燕賀後
輸一己之私誠

賀周相交印啟

舒邦佐

受命判藩涓剛入境老農相語長沙開府之幾百年宰相鎮
臨盛事而今纔一二見某官柱石老臣鹽梅舊弼養氣之浩
而輕富貴俛就功名推道之餘而爲文章仰追盤詰入輔重
華之久親逢一道之傳方隆巖石之瞻遽勇急流之退詔屢

煩於分閭辭終至於回天忽念三年之勞歸具存家法豈比
五湖之不返止爲身謀戒十乘以啟行答九重之深睠然而
潞公由許而再相富公自汝以重登便恐鋒追徑還羶舊某
頃蒙陶鑄今倚帡幪不惟修小侯事上國之儀亦當講門弟
奉先生之禮宿官偏壘雖尚阻於登龍贊喜高牙幸可凭於
回雁

賀程帥加待制三任隆興啟

舒邦佐

升華紫禁因任洪都三錫之榮蓋未聞於南國次對之貴又
峻陟於西清匪瞻上衷曷哀異數竊以久任之法在昔非無
寇君願借於一年止爲請留而少駢黃霸雖稱於八載蓋亦

既去而復來未有大書特書而屢書遂至一命再命而三命
某官量容雲夢之八九學高洙泗之三千蚤結宸旒徧儀朝
路雍容卿列少留惟月之班封駁鎖闈大展回天之力不肯
尺枉力求外庸自作南州之主人甚慰西江之父老化默行
於几席民自得於湖山百萬之賦請蠲蓋爲邦而固本分毫
之罪不貸思戢吏以安民一意行寬大之書歛口滿循良之
譽上曰召用僉曰允諧又恐斯人之失依寧爲大才而少屈
擢居侍從之地如親咫尺之天旣以慰其戀闕之思又以寵
其殿邦之績只恐繭絲保障難留舟楫鹽梅卽聽賜環靡容
臥轍某音傳天上喜躍湘中念昔蒙賞音于山水之間而今

有餘廬在伊嚙之下感旣深而喜亦極言有盡而意無窮望
騰閣之驚飛難陪客從附衡陽之雁去敢以書先

賀留相進呈聖政會要加少保啟

案宋史光宗時壽皇
聖政成左丞相留正

進少
保

舒邦佐

虞書登御鋪張萬世之休漢相疇庸陞進貳公之秩光生宰
路喜動朝紳某官開濟兩朝經綸四海胸中藻火斷天下之
大疑肘後芝參養民間之和氣自毗初政卽見老謀以謂今
日欲如曩日之安當贊後聖恪遵前聖之治爰彙重華之庶
政勒成有宋之一經鴻筆摛詞進瑤篇而稱善袞衣陪蹕儲
寶殿以多儀矧以彌縫輔贊之勞復此潤色發揮之美昭登

靖安縣志 卷之十二
亞保庸答豐功一話一言願永持於國論三公三少看序進
於官聯某忻聽告庭阻陪賀厦爲金玉而爲訓豈惟觀二典
之華喜股肱而作歌又將見三謨之續

與靖安范令啟

舒邦佐

奉詔字民涓辰視印宰山水之縣五斗固屈折腰聞父母之
來一雷皆有喜色可無饋鯉往白飛鳧某官玉壺寒冰銅盤
甘露價重青錢白璧門森翠竹蒼梧脫穎俊纏揚標宦海愛
古人之馴雉試大手於割雞今者泄官艱哉爲邑州家索錢
急如星火縣庭爲政安取絃歌古道難行旁觀太息竊觀今
元帥龔黃復出則知新令尹卓魯何難三異朝聞十行夕下

鼻祖曾攬澄清之轡耳孫當繼烜赫之聲某辭滿有期參拜
不日事大夫之賢者又何假于薤規有先人之做廬願少須
于棠蔭

明

答舒國用論敬畏書

王守仁

餘姚人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
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
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志
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而所疑一二
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

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于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

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歧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抵牾動多拂戾而流于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有所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出於心體非有所爲而爲

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諸說
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之責人君子不斲人之信
也自信而已不斲人之知也自知而已

序

宋

雙峯集自序

舒邦佐

文章一技耳講摩習熟自勿而壯壯而老始迄於成雖天資
高妙者或然矧積習而爲之者歟僕早困舉子業竊第後方
學四六語以蟲篆餘習喜屬對偶試吏善化時鄉曲先達尚

書劉公宰長沙文章之伯也又曾爲辛丑省試官僕以晚出
門生之禮事之每蒙獎誘一日謂僕所通同官書啟皆相傳
觀甚相敬也然四六當以意勝因摘誦汪彥章勸進第二表
鬼子西賀汪聖錫加學士再任成都回興元王帥啟中數語
爲驗僕心領意會自是不復專事駢儷每作必求意勝間舉
似以就正尚書每可之再調衡之糾曹始至之日諸公多以
筆硯相委徒美無箴後孫侍郎從之主憲台命攝檢法官托
作數啟每見稱善暇日從容叩之極論四六貴於簡嚴如黃
山谷詩一字不可苟因謂吳仲權來爲常平使者其論文尤
高至必相知及吳正字來卽處以文字之職間爲芟一語更

一字輒如昔人用朔方舊軍號令一施而旗幟益精彩得其
一二啟誦之雜以詩句小說變化出入真有竒趣故自得劉
之說而知以意勝得孫之說而知以嚴勝得吳之說而知以
竒勝他如張尚書子儀之論謂光新中貴純熟純熟中貴光
新光新純熟二者當兼同年李恭甫在長沙評諸公及僕之
作以爲有橫放者有縝密者有精巧者是皆足以爲予之警
也方欲竭思以爲庶幾晚年有成風痺乘之投絳西歸老於
三徑目昏於觀書手倦於執筆不復記憶舊作邁子念其生
平勞甚併與詩文哀之釐爲若干卷鋟木以行其傳竊自嘆
曰吾之文未必可傳也獨有志無成技不加進今猶可惜耳

因書其所得如此抑願借後山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
句回向江西諸君子云

真隱集詩序

舒邦佐

真隱集者靖安釋氏子權巽中詩也呂居仁作江西詩派圖
自黃山谷陳無已以下纔二十五人巽中與東溪可正平爲
詩詩名相齊人目爲瘦權病可徐師川畫虎行卒章云卽今
耆舊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正平詩筆高妙自可想見巽
中少時瀾翻百世長無意功名平生所蓄皆發於詩題洪崖
橋有怒翻銀漢浪冷下太古雪跳波落丹井勢盡聲自歇之
句讀者擊節竒賞由是轟轟有龍詩聲一時擅詩名如徐師

蘇養直汪彥章王性之立之僧覺範正平傾意與交有唱
斯和金鳴玉酌師川跋其詩云異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
輩予每見之未示名字輒能辨大率如得李北海字字外出
骨骨中藏稜讀之者當置軸紉繹想見靜坐時也覺範云邈
近雙林對牀夜語聽其誦近詩十餘篇令人骨清神爽通夕
不寐前輩不浪許予此數語落人間與此詩俱不朽何用後
人措詞第向來芬芳人口者流傳僅十數篇觀者恨未見其
全如太白殘月閃閃牕几而全漢之光芒未露也臨川許公
宰靖安之明年政平俗寧棠陰訟簡婆娑文字間得其詩全
集諷誦不釋而大帥給事程公鴻儒碩望擁節南服鎮以清

靜令修庭戶化行湖山暇日搜遺采古而真隱詩因得上於
大府意其間豈無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之句
如參寥道人得東坡先生賞音者朱絃古調一經品題則是
集也播傳士夫間將家有之此可爲異中今日賀而不敢不
書其顛末如此某與異中生同縣與其宗人遊得出處甚詳
晚年宴坐祖席雲水淡如獨酷愛詩每得意忘形作推敲之
狀出門數十百步忘返不知者意其狂於酒也此集遞相傳
寫不無魚魯然謹昔人白鷗沒浩蕩采菊見南山之戒不敢
以意逆之姑俟博古能詩之君子

元

據問錄序

劉楚

據問錄詩乃故進士舒君伯原甫所作也伯原名慶遠爲奉議大夫吉安路治中嗣隆先生之長子自幼穎悟壯而操行特異以進士授贛州儒學正再調主濂溪書院未赴家居會紅巾寇起壬辰二月渡江破江州連陷建昌修寧畧攻靖安上下洶洶望風解散君獨曰是草野烏合無能爲也然不可以無禦於是首奉迎監縣潮海公座所署倡義拒敵時道攀大府兵急援不至君爲置酒召父老子弟會庭下歷陳順逆宜以死守狀潮海公慨然聽之君乃繕兵儲糧檄忠義募勇敢厚賞格嚴號令爲固守計然民猶惶懼未決所向久之朝

廷有詔諭天下捕寇但正首罪餘悉從宥使者奉詔至且達省府君聞之遣人懷驗夜趨問道迎出之請以援兵倡來省府嘉君效義卽署攝縣職君辭曰效義分耳何以職爲次日大合吏民懷疑者咸來聽詔民始知朝廷明見萬里莫不感德思奮自是寇至輒敗之民用稍康九月寇忿大至合圍益急會食盡力匱守城者被執衆乃奔潰寇訛知君爲倡義守者又邑望所屬首焚其居且大索三日得之將盡資藏而寘之死然猶縲紲以行君路賄縛者得脫卽易服竄騰空巖穴間自保爲萬一恢復計不徒死也旣再閱月而寇盜益滋義士多戰死大府消息亦不得聞君乃憤不食以卒此其爲詩

豈真流連光景吟弄風月已哉觀其首篇堯天大明祲肯南
起至述痛悼亡憶舊諸作忠誠悲憤可謂備至其狡狐行殺
賊歌望官軍皆哽咽欲泣如示昶子曰教育或有成家聲紹
前往示旭子曰百年文獻俱灰燼賴爾成人早有知其屬望
之殷悽惋之極何如也又如攀陟崎嶇晚食露坐婦女甘勤
兒童解慮尤極流離轉徙之態及老牧一歌殆將忘世長往
而不可得其詞似平其志亦悲而君亦絕筆于是矣嗟乎君
好學篤行者也生長昇平被服儒雅一旦變起倉卒非有平
時芻牧之寄大府尺寸之援而獨能奮義結誠以保五鄉十
六都之疲民振渡江數十萬之暴寇一何難哉蹈艱履危出

死以圖後功而事不克遂賈志以沒此天道之不可知也
今渤海公死封疆之節炳煥東南而君之盡瘁以至於死者
不惟賞之不及而其家人亦未嘗以爲言獨其鄉之共事者
咸惜而悲之嗟嗟此固君之素志也第朝廷所恃以風人心
維世道之典安在哉予固不能無憾于斯也又聞君倡義時
卽檄進士胡斗元塗淵爲之先後援拔勇士黃雲于編氓而
重任之每戰用木牛破陣嘗擒殺數十人以歸後銜義戰死
于陣斗元爲五鄉保正戰敗被執猶格殺數人遁去餓死山
中塗淵以乞援出不與禍後糾餘民保全奉新合界境上是
共能無負於君者其知人之哲可謂超出尋常萬萬矣余故

悉及之以俟觀風者採焉

明

况伯律儀曹復姓譜序

御史張駿四川人

往時吾友况子玉嘗言其先世本江右之高安自元季來瀘未百年而音問濶絕欲一省邱隴訪家乘以路遠江長弗果也前歲領鄉薦北上入太學得晤其宗人彥真詢其支派如持左券相符而情洽如也無何聞今禮部郎中伯律先生實其嫡胄相與拜於其門一見如骨肉親示以已手訂譜系一帙且曰是譜所載閱數十世而昭穆有序親疏有等吾大父以上較若列眉有徙居他所者亦確而可據不幸中遭多難

家門蕩析幾等於若敖氏矣惟吾父在嬰稚賴鄉之黃姓妻撫育而保全之遂從姓黃氏其忍忘乎故遽爾復姓非義也今年已遠矣而吾姓終不復又豈禮乎惟吾父亦有遺命隨白其情于朝聖明孝治天下乃允所請且改給復姓誥命此譜所由續也余聞言而怵然於心當時士大夫率交相咏歎謂伯律之能善於其禮焉記有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之道惟禮義焉已耳鞠於黃而不悖於黃終其身而弗易者義也亦禮也本于况而思復敦其宗而不失者禮也亦義也義之至而禮之盡豈非天理民彝之則在人心者有不可泯乎哉夫禮掌於春官而儀制司為天下禮法所由準伯

律官儀曹崇禮而達義故手訂是語不冒紊不遺忘溯流窮源嚴而正詳而有法視乎昔有勸都關中而賜姓撫於駱奉先而改宗京房之李牛宏之遼鄭注之魚紛更互易而恬不知怪甘於舍棄其祖而忘厥本源者於禮與義何居聞伯律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彥章子玉均之伯律宗士也行當議會宗之禮尚何俟余言

忠貞錄序

編修張洪

蘇州人

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則不爲事物之所搖動也於此有人焉其才足以有爲其廉足以自守吾將薦之慮人之疑于我也故見善而不能進於此有人焉暴足以破義貪足以敗類吾

將黜之慮人之怨于我也故見不善而不能退此無他爲國之心輕以短爲己之心重以長也惟吾况公則不然人之有行善者若己有之故不進則不已有不善者若浼于己故不去亦不已循其理之當然不恤人之疑與怨也此無他但知忠於國不敢私其身也豈惟用人一切興利除害之事理當上講者其是非利害直言之不敢爲軟媚語以觀其去就人或爲公危之公曰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豷敢要譽於民爲朝廷愛惜根本不得不然耳主上嘉其忠直疎無憚意事當不請者則自立教條示於民諄諄然如慈父教愚子惟幸其改不樂爲鞭扑也其甚不率教者則痛懲

之可怒在彼非公怒之也嘗錄事之上請者爲奏議二卷榜示於民者爲教條二卷又爲編年一卷以紀其恩數且自勵其事功公之長子定觀自靖安來省其父持以示予序之予讀其奏議則知公事君之忠讀其教條則知公愛民之實讀其編年則知公有感恩自勵之志昔唐之陸贄論奏政體中外又安敷布詔條老稚感泣後世稱爲賢相范仲淹計日之功與祿相稱則其心休休焉曠日無功則達旦不寐如不容焉後世稱爲賢臣况公之奏議教條無愧于贄感恩自勵有合于仲淹不待後世知其賢其名已彰于時矣雖然公豈爲名哉誠以君恩深重不敢自私其身可不謂之忠乎不私其身則不爲事物之所搖動可不謂之貞乎宜顏之曰忠貞錄嗟乎使天下郡守皆如况公民有不安者乎天下之民舉安其有作奸犯科者鮮矣故爲之序又從而頌之一以致吾拳拳之意一以答定觀之請云

送署尹朱漸堂郡丞回任序

舒本立

國家重吏治博選經術雋茂以爲郡國長貳蓋孜孜循良之績乃衡才者輒稱吏難云夫吏非兢兢辦一職標一奇者之難吏而以經術致用歷試當效者難也以今睹邦伯朱公之治行殆鑿鑿乎經術之明效循良之上軌歟而吾郡之得借公也抑有天幸矣公筮仕合仙遊繼令東鹿功實蒸蒸日上

邑間兩邑人至肖像尸祝之諸監司使者薦書以十數天子
簡內召英業籍公名矣而竟遷而監吾郡也監吾郡薦書又
數上而又遷而丞吾郡也監與丞有專職而公居垂六稔則
半爲太守攝又累爲各屬邑令攝郡處省會鴻鉅旁午諸大
吏所動色稱艱者輒屬之公公應之若僚之丸庖之解焉靖
固郡西巖邑尤號難治公慨然與之更始首振士類以風齊
民繼詢民瘼吏梗以起凋瘵然而庭無敲扑而野無喧囂也
設科條布誠信耳矣去其太甚開其自新耳矣治之匝數月
而數月中大吏有期會則赴棘院有職事則赴其爲靖注厝
者直俄頃指顧間而政行若流事功輻輳計自今來令者第

尋其轍卽可臥理斯不尤神奇超絕哉夫紀昌之射乘朝氣
可以洞堅犀乘暮氣不能穿縞繒何則神匱於全運而能憊
於久持也公敷歷郡邑而志念不易于初終風猷不間于劇
易精神不分于專攝蓋公先大夫爲名太守經術淵源緒業
彪炳紹休濟美則爲純孝則爲忠貞昔漢用石君之子非無
以也謂其賢賢相肖能康民毗國也而公茲亢蹟騰聲卓爲
臣鵠今薦書又相繼上天子按治行必將曰是往籍名內召
而復需之外試者今積效徵矣其亟用先朝令甲亟議超遷
以風羣吏之以經術效者必且陟公當一面必且徵拜爲公
卿蓋邑之人方懼無由復借公而公之自靖還郡也靖民遮

道攀呼尤若將往叫之闍者不佞聞而解之曰公在郡則膏澤一方公去郡將霖雨天下夫既幸吾郡固宜推而爲天下幸也夫天下幸而吾郡猶遺霑被哉因序次其語以爲公頌且俟傳循良者採焉

贈邑尹楊易亭膺獎序

舒本立

夫令難乎速爲名也名以實召實以久徵乃卓犖者則名實以且暮孚焉蓋于將開匣神駒出廐識者亟物色之矣聖天子屬意吏治其與民最親者無逾郡邑守令而直指使者類斤斤焉操繩墨御之非累歲月卽卓犖不得速邀褒檄以自表見於銅墨之儔則毋乃非厲官之全策也乎茲靖安令易

亭楊侯以兩浙名賢來宰巖邑下車卽矢心盡慎起仆陶窳以與民更始行之方匝月卽赫然動父母神明之稱諸大吏咸擊節稱異而直指邵公卽馳檄褒之施不測之譽顯振俗之操抉拘孿之私樹踔厲之幟誠異數也哉先是侯宰閩上杭邑治行聲稱籍甚已載閩乘中不具論論其異者若寃獄夜質諸廟而神贊其詳者再大旱步禱諸郊而雨應其期者三精誠格于元冥卽鏡諸前錄鮮儷焉推此治靖固恢恢遊刃耳邵公不嫌于善譽其殆意前代旌吏者至亟下璽書而吾何敢操常格待異才遲回於一檄以辜天子拊髀良吏之念乎茲舉也亦足爲直指使觀矣繼自今推轂侯者咸將

無局繩墨焉而侯固退然不為喜若曰寧遲無亟寧實無華
 寧我無敏銳之名無令邑有滅裂之治抑又異矣昔卓子康
 旌為太傅魯仲康宰中牟遞遷至三公國家名德碩卿多起
 家於令何也彼才既卓犖而心不自有其才大都史所稱廩
 廩德讓君子也侯以雲蒸感動之猷亟穎拔於甄覈惟嚴之
 日而又以淵涵嶽峙之度泯銜霍於聲名暴起之餘所謂德
 與才合者非耶異日筦樞握柄其勲華靡涯涘矣然則邵公
 之譽侯其所識於侯者誠深歟藉令直指皆如邵公令標竒
 鬼異者弗泯泯歲月而邑令長之賢者皆如侯即名孚且暮
 無競鶩速化之情則吏治其蒸蒸盛哉余方樂道盛美而侯
 之餘屬來謁予言為侯賀遂載筆授之侯他日質侯行業者
 以余言為左券云

陳太守清政紀畧序

行人 凌義渠 烏程人

豫章陳侯以工部郎出守湖州幾三載而一時之薦紳大夫
 與將吏士民俱徵歌獻頌兼集其聲施之最著者謀壽諸梓
 余因而善之曰異哉人固有不言之同然者與聞之視身廉
 者可以正俗御事簡者可以鎮浮居心靜而恕者可以黜英
 察武斷於不用方侯之在京邸也余以年契時得相接每見
 其器局端凝詞令簡確而即識為異人焉及聞受命而惟吾
 郡也復撫掌雀躍而深幸湖民之得所焉蓋吾湖地狹而物

貴百姓外賤而中枯稍通以情則車騎竿牘以日至稍用以
威則誹謗以月至稍示以意則舞文巧瞞者以晷刻至種種
滋弊日甚一日非得當世重人鎮而撫之未易治也侯下車
以來巖然坐理不爲峻刻以拂民情不爲矜莊以干時譽事
無鉅細必躊躇省括而後發機無難易必從容判決而有餘
以故民之好訟者如控於膝前而無不白之隱士之妄謁者
如就於師保而無不懾之邪健役不得肆其爪牙之毒宿胥
不敢逞其刀筆之奸游宦不能遂其頰舌之煩豪右不及行
其吞噬之志然則侯之端凝簡確而令吾之一見卽異者豈
無其故與大抵侯治民寧靜毋擾交遊寧儉毋甘罪人寧失

出毋失入而非以摘發爲奇遇事寧使大化小小化無而非
以聲色爲尚所以吾湖頻年旱潦百姓常得飽其半菽之甘
不至揭竿嘯呼而作慝者皆吾侯三載調護之元氣在也方
今天下多故使得如侯者端居要路彼神州雖大不泰然享
無事之福與侯之政事悉本學問而非徒取辦於才智故小
民能銜其恩而不能言其德士大夫能言其德而不能知其
心惟余交最久契最深雖不敢謂知侯或庶幾其萬一也哉

贈舒管生序

徐世溥

新建人

余與管生生同月也長又同師憶乙丑初相見盛冬隆寒主
人肅客高齋一時郡中名俊聞管生至亦皆絡繹來會中厨

以堂有嚴客催觴進炙恐後左右侍者莫不頤嚙肌粟酒酣
以往論難往來酬酢如注顧視僕御亦莫不竦聽移立志其
侍之寒也當時年齒並茂意氣方昌各自以功名可立致握
手爲歡交相言志余獨語管生丈夫精神何窮人生富貴要
自有限脫踐王路後少有建立即歸休著書娛志自老耳管
生深韙此言今幾何年間而事會變遷在坐諸賢大半零落
卽存而可知者亦復難道獨余與管生巋然尚若故吾而余
又流離轉徙更數十處僮僕盡散孤身餬口以來此邑乃得
與故人相見追思疇昔盛衰之殊誠可悲也管生今年五十
矣雖未獲蚤翺翔樹立所學然亦賴是以得全於末流庸詎

知非造物者將固存之與以不朽之名業耶高達夫年五十
始折節學詩杜少陵推其開道路而出風塵吾以爲賢於朱
翁子遠甚管生之詩先達夫而能者旣有年矣當其身被盛
名或遂爲人所推致若夫懷印綬歸故鄉驕其邑子如會稽
負薪者吾知管生之不爲也田廬無恙日月方遙卻掃杜門
立言之業其將在茲乎壬申歲余著易於榆谿一日萬茂先
過我驟見其稿俛而讀側首仰天而嘆曰子在斯一日千古
矣余笑謂茂先吾子何善頌善禱也居恒每憶此言時用自
勉月之二日管生實始懸弧同師之誼卽客此宜來相酬以
無從者不能獨出也因舉夙昔所謂茂先之善頌者以爲兄

壽夫吾儕在今日而得衣食於深山以爲逸民自非天之大福斯人莫能至是然則姿天閣撰述之烈信未可量哉

族弟退公詩序

舒一遠

余不解作詩然喜言詩間不自過亦復命題爲之此如夏蟲春鳥候至則應亦頗似小兒騎牛背上信口作越吟周矚無人喉間細細有聲聞人足音則卷舌面赤去矣家管生自大父以來代著風雅其父子兄弟倡和師友聲中律呂管生尤才情橫絕穎落楮潤驚人泣鬼殆予家供奉哉予每自鄉入城輒過柏下草堂敲推連曙時卽爲余言族退公詩文孤峙予雖耳聆顧亦風馳雲散也今年春一日出入愁詩示予綺

思清響無語不新昔人評高子業詩高山鼓瑟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退公惟其有之矣退公甫弱冠目不視今人一行字日所切劇類皆唐宋韓蘇諸君子昨纔應試事輒得第一人人亦兼美衡文者擬之廬陵之於眉山也詩特豹子一斑耳管生知人哉

國朝

五更鐘文序

舒海

余自束髮受書卽好廣覽旁搜顧時習制舉業泛濫詞章於身心切要之旨未暇深造如寐者昏昏於睡夢之鄉懵然未覺也繼乃七試棘闈不遇甲寅乙卯間躬丁變亂流離播遷

僅以身免凡器用服飾蕩然百無一存潦倒半生坎壈備至
每當敷歷勤苦之際未嘗不悄焉以悲翻然悔也去春閏月
不幸先君復棄藐孤煢煢在疚悽苦萬端因念先世歷以忠
厚傳家先君性尤孝友耿介不阿教人語無忌諱其愛人以
德之心八十餘年如一日居常訓以祖宗積累培植爲難余
小子慄慄恪遵求無負乎庭訓年來讀禮杜門閒中攝意靜
處觀心恍然有悟凡浮氣矜情紛馳勞攘一切無關切要之
圖沈迷者若有呼之使覺也抑鬱之餘檢輯遺編更借書於
戚友翻閱具摘其中有關於存心檢身與挽時砥俗者彙錄
成編更思欲自善以善人遂漫題而弁之彼昔賢之戶牖猶

壁悉著格言几杖盤盂皆書銘語亦此物此志也嗟乎余淹
困諸生旣無以遇知己而一事無成兩鬢將斑何以慰先人
屬望之心姑以是推廣乎積累培植之言與爲人子者共相
策勉願覽是編者怵目警心卽空言而體諸行事使徒謝曰
莫打五更鐘也則是蒲牢雖吼其如聾俗何哉

舒平叔雙峯集序

檢討 黃之雋

華亭人

奉賢邑宰靖安舒君石門出其遠祖平叔先生書一冊曰雙
峯集凡六卷文八十餘首皆儷體古近體一百二十餘首歲
久蠹蝕紙斷爛矣將重刻之而以示予謹案先生名邦佐平
叔字宋淳熙八年進士繇善化主簿遷衡州司錄參軍多善

政紹熙末以疾乞歸嘉定中授通直郎卒見李大異所撰墓誌載西江人物志中而宋史列傳藝文志不載其人與書惟趙希弁讀書附志載舒平叔雙峯猥稿八卷開禧丙寅劉德秀爲序意先生在時所刻故謙言猥稿而曰八卷墓誌曰九卷今六卷何也墓誌云字輔國又不同何也德秀之序不附於集又何也載考集中與朱子周必大留正京鏗岳珂袁樞輩往復之作工而達閭閻而無冗卑類陸宣公奏議斐然經術詩格亦高顧不大昭燦與同時范陸尤揚並古之人與書其不泯泯者幾希可慨也乎然而豫章之木藏山千年以名其郡豐城之劍藏土千年射斗而出雙峯之文藏家千年君刻之余序之以行古之人與書其果足不朽耶相之也有神其出之也有時夫亦曷虞其泯泯也君嘗摘集中家訓屬金壇王給事澍大書座右故其爲政慎勤而慈惠廉而不苛邑人愛戴之知由母夫人之訓抑源於祖德遠矣

舒東軒詩稿序

黃天球

靖邑有兩才人一乳雙舉若周之八士二難競爽若陳之二方者余於舒氏得之曰松齡曰龍章今上龍飛雍正之癸卯特舉

恩榜於夏四月於時今大司馬直隸制府何公澹庵以御史典江右試今閣學少宗伯任公香谷以宮允副之余與李鄰

陽兩蒼輩十有三人司分校虛公明慎極一時衡鑑之精撤棘之夕簾吏唱名書榜兩舒君同時獲雋並出鄱陽之門余以其生同懷中同榜復同門也爲之狂喜颺言於衆諸分校皆起爲鄱陽賀主司亦自喜能得士如獲雙璧於一櫝寶劍化雙龍而出於一匣也聞者爭相傳以爲盛事其後再上春官不得志鬱鬱以歸丁未不復就公車松齡常病肺養疴戊申秋遂以不起余急奔問痛哭久之其年冬余將入都赴儀曹任龍章以東軒詩稿來請序東軒者松齡朝夕吟咏之所也因以爲號焉會余有事會城受而藏諸行篋中靜夜挑燈拭淚展卷吟諷數四覺東軒之語言警歎聲音笑貌性情品格才力志氣與其所歷升沈榮瘁歡愉悲戚之態無不於其詩遇之令讀其詩者時而爲之恬然意怡時而爲之曠然神遠時而爲之惄然憂集時而爲之悄然思深時而爲之壯志激越逸興飛揚時而爲之物我皆空塵勞都息夫詩以陶情寫意后夔典樂而推其本於詩言志詩三百篇皆發乎其情之所不能自己漢魏晉唐之詩各肖乎其人之時地志趣東軒之詩具在味其詩可以想見其爲人則其人雖亡而其詩固未亡也其詩常存則雖謂其人亦與詩而俱存可也龍章集東軒遺稿以哭兒詩入絕句見示語語淒咽情生文耶文生情耶想其擗管悲吟時詩情直與血淚俱流也嗟乎余始

藝文

涖靖季試而識東軒兄弟越明年並登賢書又五年而於東軒遽有存歿之感而余尋亦去靖矣序詩而追維疇昔慶其始愈以惜其終也

丁卯詩寄自序

舒庚

許仲晦構別業近丁卯橋故以丁卯名其集余自丁卯北闈落第策蹇南歸卜隱邑西之郭雜人境而結廬顏曰自怡蓋有取於杜工部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之句也噫韶光易邁屈指於今四十年矣念自四十年中不復有馳騫風塵之想矣有時燕息長林間或登臨清壑嘯傲雲山醉歌陶舍不覺老之頓至也先輩謂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丁卯以後

余自尋其樂隨境生情因情寄興悉以聲韻發之不唯可以消磨歲月亦足陶寫性靈匪若鑿空強作也詩踰十卷體格各殊篇章益繁且又無力全梓以問世祇將暮年吟咏者手錄成帙謀欲鐫之梨棗庶或不與草木同腐用于支以記歲月題曰丁卯詩寄蓋卜隱始於丁卯也豈欲效唐人執爲行卷要譽於大人先生耶存之以示後人知予髮白齒落未嘗一日離硯席卽此以爲傳家之券勿致覆醅襄幸矣昔陶淵明劉靜修二賢清風高節皆有詩文傳世一以義熙紀甲子一以丁亥弁詩集庚生際清時豈敢竊彼芳蹤以自文其陋哉

漆韜庵耕樂齋序

熊銓

鄉進士漆韜庵先生居於桃源之塢烟嵐泉壑爲吾邑勝區先生已需次得官而堅臥不出迺營別墅數椽環以修竹間以桃柳高峯當其前清溪繞其後茂樹嘉石盤鬱其左右其藏於室也聚古今金石圖書綠字赤文之屬累數百千卷先生仰而眺則山光草色之澹蕩林影墨浪之參差並接於眉睫俯而思則左經右史丹黃甲乙並蘊於胸中又聞與諸文士弟子呶唔評騭於其間而自顏之曰耕樂齋若耕託於田夫野老之所爲而以鳴其適者噫先生其殆以桃蕩爲莘野也歟客有過而疑者曰以先生之才縮銅章而佩紫綬澤霑

於一方聲施於後世斯不亦樂之大者耶何居乎託於耕以老也余曰是惡知先生志哉荀卿不云乎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驕王公今之役役于勢利之途者蠅營鼠趨以邀一命當其衣輕齒肥鳴騶呵殿之際亦自謂快心至若簿書案牘蔓引而轆轤吏議束於前輿論迫於後勞心焦思中夜起坐甚者滄澗溷唼大吏色以爲進止一不當意則俯首惕息跼踖無所容若此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今先生旣注選於吏部而超然物外香不足以累其心巖居而川觀嘯歌以終日方且偃仰一室之間將自混於田夫野老以鳴其適此仲長統所謂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

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而先生乃今蹈之其以視夫世之苟
竊微名以誇耀鄉里者其識量相去何如也客曰先生則誠
樂矣抑亦奚取乎耕也余曰客亦知先生之耕乎先生有盈
尺之圃方寸之田雨不憂澇晴不憂旱鋤之以不律沃之以
隴糜播之以側理耔之以鉛槧種之以不菑之畚灌之以不
涸之源蓋終歲藝之而不足累世耕之而有餘至其爲穫也
獵其華而取其實殆不可以斗斛量是則先生之耕也已是
則先生之樂也已茲堂之得名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余姪仲
和分處桃源爲先生門下士余因得與先生遊覽茲堂而竊
嘆先生之寄托遙深也於是乎書

雲山趙三英先生集序

熊銓

雲山趙符翁先生吾鄉之博物君子也始戊戌之春余與同
邑爲筠社之課其嗣君重儒與焉越庚子重儒邀會課因得
登堂拜其尊人當是時先生年七十餘矣而猶與同會諸子
劇談縱飲酒酣耳熱雄辯風生上下古今事勢之成敗論賢
人君子行事之得失與吾道之顯晦學術源流之同異辭氣
慷慨條理洞達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泰山之雲起膚寸而
彌六合至於席闌燈炮夜漏下數十刻猶娓娓不肯休蓋其
所蓄積然也竊聞先生年少時出入試院累不得志於有司
適

仁廟南巡士有上書言事驟被擢用者遂提蒯緱走千餘里將
獻賦

行在會

六飛北指逡巡未果志雖不就此其意氣不已豪哉固宜其
老而彌壯也計十餘年間余與重儒往返者數矣而竊視先
生之風采議論未嘗少改於前久乃出其藏示之其考据歷
代名臣碩輔立政安民之大要則有經文集其敘列古名將
運籌決勝之方畧則有緯武集大都以西山衍義爲宗而旁
採他書以廣其說誠韓子所謂記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鈔其
元者乃其自序惟以示後嗣而非有志於問世此則先生之

虛懷也嗟乎以先生之志若此其學與識若此而潦倒一衿
以終因歎夫窮山僻谷華門圭竇之內稿項黃馘仰屋梁而
著書卒以不附青雲而名湮沒不彰者可勝道哉不龜手之
藥一也或裂地而致侯封或終其身於泮泮統非獨用之者
殊也其所遭殊也抑又聞之大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
城則先生之手一編以自老雖不遇於時其亦有樂乎此者
矣往年晉陵黃璞庵師宰吾靖搜訪遺逸重先生之爲人而
又嘉重儒之力學有聲也蓋式其廬者再焉尋內擢儀曹聞
先生屈八袞猶郵文以侑其觴以璞庵師之不妥許可而獨
倦倦於先生乃爾者夫亦知其素所蓄積不苟也日月幾何

先生下世遂已逾年重儒謀以是集付諸梓請余言以弁其簡端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余方困何足以重先生抑漁者之釣也匪魚之亟求而必沙磧石蛙之先具沙磧石蛙不足食而取魚之餌在是也然則姑以余言爲餌也可

文

宋

祭張南園文

舒邦佐

紫巖衣鉢親授南軒跡在彝鼎妙在韋編況六經學諸儒橐穿公發奧旨千載無傳四方景仰如見伊川維皇召歸山立講筵雪未見睨儉人弄權夜奏諫書如逐雀鷗薰蕕不並歸臥南園有詔強起婁師藩垣建牙八極欽實隸焉某假守符得屬橐鞬清風喚醒盡洗瘴烟矧於相門托契自先中興之功忠義摩天効官錦里適遠松旰匏繫弗躬寓酒薦虔胡不我待涕出潛然尙觀遺範奉以周旋

明

祭范次房先生祠堂文

知縣 張伯祥

繫光岳之氣分兮歎士夫之全節慨三綱之凌夷兮悲五常之缺裂苟一事之克忠兮亦清議之攸屑猗夫人之挺生兮孕雙溪之清冽起科甲以筮仕兮應穹昊之宿列蓋以身而許國兮秉忠心其餘鐵樹苛政之殃民兮偉言辭之激切荷

綸音之褒獎兮將登仕乎稷契惜時宰之妬賢兮剖鬱林之符節忿權奸之罔上兮抗封章其匪訐致九重之俞允兮祛嶺南之妖孽視龍逢之忠盡兮雖死生之懸絕論委身以事君兮實同途而一轍殆朝陽之鳴鳳兮允一邦之人傑雖世遠而人亡兮在邑乘其猶烈胡祠祀之弗彰兮幾耿光之湮蔑顧樛材之無狀兮慚名器之盜竊仰高士而欲企兮爰齋心以祇謁奠神主於故祠兮誕徽稱其扁揭聊束芻以致奠兮惟寸衷之是竭昭萬世之綱常兮庶民彝之不滅

傳畧

明

况太守前傳

張洪

太史氏曰吾聞古有汲黯爲東海太守歲餘而東海治入爲主粟都尉知無不言面斥丞相宏御史大夫湯於上前上不之忤數犯人主顏色上益敬禮之再爲淮陽太守而湯敗上益賢黯司馬公爲之作傳郡守立傳自黯始今禮部郎中况公奉璽書爲蘇州太守論事切直不爲軟媚語上多嘉納之氣節無愧於黯惜無如司馬公者列其績徒以史氏之名執紀載之筆能無愧焉然其事可爲後世法他日訪求名臣事績以成一代之典未必不權輿於此也公名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自宋以來珪組蟬聯元末兵亂家殲于寇祖淵亦與

天不泯其祀慙遺一孤年方六歲匿於父之友黃氏遂從其
姓既長就學字之曰仲謙實生太守嘗命之曰黃氏活我吾
不忍捨去汝苟成立必復吾宗公既受命刻志於學秉心方
直律已清嚴習知禮儀處事明敏前禮部尚書呂公奏補儀
制司主事朝廷每有大禮公必預聞舉無遺失陞本司郎中
凡冊立后妃帝女下嫁諸侯來朝四夷世見禮儀聘幣宴勞
賞賚損益輕重皆合時宜由是得上意賜與無虛歲洪熙改
元賜誥爲奉政大夫職位如故追封父仲謙散官職位同母
妻皆封宜人給鈔二千貫爲五鼎之祭告於祠堂既歸追思
父命以復姓自陳上俞之仍賜況氏誥命五通蓋特恩也宣

德五年五月皇上以江南賦重餉道遼遠思得廷臣之賢者
以爲郡守今禮部尚書胡公舉以應詔除拜蘇州府知府賜
璽書褒勉乘傳之任既下車留屬官之任事者黜庸懦官孫
福輩十餘人革冗役圩長九千餘名執害民經歷傅德貪贓
知縣任豫等五人添置催糧官以供餽運上其事皆從之以
庫藏缺敗帑幣簿書慮有遺失新豐盈庫增置架閣二十餘
楹以姑蘇內外驛歲久頽敗不庇風雨使客至無所居完葺
其舊各增置寢堂兩廡臥具什物外驛別置重屋以臨大川
可以登眺擇民之謹厚者輪充館夫里胥不得差免斥去浮
薄無藉使客不得資緣爲奸以府治無燕寢建退思堂及兩

庶厨爨客至可以延欸公暇可以休息清心養神爲出治之本凡諸營建皆撤沒官之舊材因臺阜之餘力煥然如新民不知費以倭船徵需無度奏革去之以水道淤塞不通奏疏濬之請免折收舊欠糧草鈔數百萬民無鬻妻賣子之感辨明被誣爲軍者千八百家路無銜冤籲天之聲請免洪武三十五年借撥經兵州縣驛馬若干正奏減重額官糧七十二萬一千石召民開種戶絕荒田照依民田起科減遞年包荒糧十四萬九千五百石罷平江伯歲取民船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八千石皆病民之膏肓貽患於無窮者一朝剷去民喜且愕如出深淵如履平地生旣死而肉枯骨也幼罷治

農官及冗官徐亮則素餐者益少擒制豪民互相魚肉者則槩化者釋去初崑山民有負海爲固府縣莫能致者聞公威令奔走服役恐後矣公以糧長收糧作弊言之於上詔遣六卿之貳巡撫天下爰是工部侍郎吉水周公來旬來宣以惠南國與公同德一心身任斯民之責因轉輸有遠近之殊公言蘇之民不加於他郡而賦粟倍蓰旣竭其膏血以供之又窮其筋力以遠輸寧免不均之嘆得減運臨清糧六十萬石未及期月事皆就緒以爲政之餘力致孝於鬼神凡學校山川社稷太伯伍公范公白龍之祠皆作新之因民之心以爲心民皆愛戴立石誦德神靈安妥罔有怨恫祈禱雨暘應答

如響自非德合神人何以臻此六年三月奔繼母喪秉燭滄
任詰旦就道公既釋位軍民懷思咨嗟涕洟如失慈母爲之
謠曰况太守民父母眾懷思因去後願復來養田叟未幾貪
饕者垂涎相噬善良者怯懦畏伏雖啞其膏鹽其腦莫之敢
較於是七縣士民列公之廉明剛斷泄官臨民之政封上乞
公還任詔爲奪情起之七年正月公再至禁詞訟之株連者
民無業而遊惰者以供辦名色聚斂財賄實不供官者以官
田作民田盜賣者賦役里甲貧富不均者父子僞爲別籍者
駟僮隱匿商稅者耆老倚法爲奸者溝澮壅塞有妨灌溉者
橋梁傾圯往來病涉者增修學校保選師儒奏免濶白三梭

布七百疋免費銀數千兩皆民間切務令行禁止氣象爲之
一新招還逃戶三萬六千七百戶俱復舊業停徵滄沒田糧
二十九萬五千石分常熟軍民之田以正疆界辨御史相見
之禮以正名分禁軍衛徑行屬縣以明體統置通關勘合簿
以防虛僞籍民間善惡以示勸懲爰是懷奸挾詐者斂迹藏
避險而健訟者絕念公庭申明婚葬之禮示民以始終之道
謂婚媾爲人倫之始豈可論財以失男女之時喪葬爲送終
大事豈可以年月不利家道貧乏暴露其親彌月之間愆期
之婚畢嫁久殯之柩皆出民得其情如夢呼覺曰匪公之惠
吾罪曷除又請以夏麥折布則麥可以療饑疏濬河道則旱

澇有以宣泄勸富民出米以待饑荒皆預爲之備也以強劫
事執百戶林保以違法事黜縣丞賈敬革耆民之無狀者選
有德代之均其徭役民不怨嗟舉合時宜動皆中禮由是市
井草野之民同聲頌德無有異詞是年冬入覲言頑民好訟
波及無辜枉械赴京死亡甚衆乞付巡撫官推理及妄動實
封等事皆報可八年正月二十一日中官范安宣賜御製招
隱歌并詩共三卷陛辭之日欽給路費千貫三月到府適當
春耕農民無食兼乏穀種發濟農倉米賑之易穀種分給保
留嘉定吳江知縣祖述賈忠除奸吏潘承祖清舊役隸卒民
心大和是月甲子有白鶴數十自南來北來之鶴如南之數

盤旋於府治之上久之乃去丙寅羣鶴再至如前觀者以爲
和氣所感六月奏停旱災糧十四萬石七月蝗入嘉定縣境
所至草木皆空方撲捕間忽大風雨從西來颺入海中蝗不
爲患公慮凡百差遣人需索各縣財物置簿令公直耆老寫
記朔望考閱人皆畏憚斂戢民得寧止推官方矩執法被誣
爲之辨明常熟主簿郭南清廉公正保陞知縣皆俞其請由
是君子得行其志執貪汚知縣白圭巡檢顧中皆抵罪由是
小人不敢肆其惡民以遞接官物終歲在官不得販負公驗
丁輸差歲不過三次罷其在官者民始遂其生理奏劾鎮海
衛指揮陳璘及無藉兵卒各抵罪軍始戢而不肆置綱運簿

以防運夫侵盜館夫簿以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疏可爲爲政之楷範八年夏旱公以預備糧賑之民得致力於南畝稼事有成是年秋公與巡撫侍郎周公講求收糧之法痛革前弊原其致弊之因蓋由永樂間秋糧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本府正糧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僦車船之費羨餘皆入糧長之家奈何富者不豪橫貧者不失業乎乃議別立糧頭以分糧長之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之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爲來年經費之本代納民間宣德八年馬草免糧長徵收馬草糧數十萬石九年夏稅折布免民間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小民所種麩麥糧長無由科徵皆得入民口中下民鼓舞歡聲動地二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是年夏秋復大旱公白巡撫發濟農倉米賑之活數十萬人又以餘米買辦雜出供費上不失科徵之期下不取毫髮於民雖壽考人亦謂自洪武初以來實未之有蓋創見也此其大畧云爾若夫議論周密指畫詳明則具於忠貞錄中奏議教條二篇茲難縷述也嗟夫公爲郡守而功績彰彰如是他日爲太平宰輔事業廣大必有大手筆繼此而書之姑爲前傳以備采擇焉

論曰唐陸贄有云財者民之心傷其財則傷其心爲政以得民心爲本必先裕其財乎况公下車以來剷除積弊痛革橫斂減秋糧倍收者二百七十萬石以其餘米代輸民間馬草夏稅買辦雜出公費免徵需米若干萬石匪直不科於民抑俾糧長里長藉此侵漁者皆縮首退避人道敏政信斯言乎不寧惟是奏減重額官糧停徵水旱災并拋荒田糧及平江伯歲取民買船米無慮一二百萬石可謂裕其財矣昔也民謂之何今也民謂之何欲求民心之弗和不可得矣民和則氣和氣和則薰蒸上下感祥召靈諸福之物不期自至白鶴摩空豈但蕭芝之雉集蝗入於海殊勝劉琨之虎去有其德者必有其應是故召伯之化行騶虞見於南國宣父之文著祥麟遊於魯邦感通之理不可誣也觀之於今益信

陳烈女傳

修撰 劉儼 吉水人

陳娥名若英高安赤土人也陳氏邑大家世有聞人娥之父與學隱德不仕娥自幼聰慧柔順父母極鍾愛之教之經史諸書輒能通其意年十三許聘舒生璉父母告之曰舒氏詩書名族閨範甚嚴汝宜修女德以求無忝娥承訓益自修飭正統十二年舒生自北京隨父之任嘉興五月得疾卒於道八月十六日訃聞娥悲痛若不可生者母憐而解之曰汝身未明何辛苦乃爾娥曰身雖未明而心已許名已定矣可他

適耶遂竊入寢室自縊死時年十九舒母聞之痛逾於哭其子且厚禭之屬曰賢媳婦吾無緣與處也幸毋葬以待吾子櫬歸並葬焉庶少慰其意於地下娥家如其言是年十有二月十七日從舒生葬於白粉山之原鄉人號曰雙塚云嗚乎古稱烈女不更二夫以節義言之也今陳氏於舒僅有夫之名耳而能憤以必死若既醮然者惡更其名以玷其身也名且不欲更以負其初心累其清德向使與之齊焉其所守之節吾不知其何如也考之傳記柳氏女爲王野而終孀其事似之而柳未卽死奉天寶氏二女遇賊投崖下其死似之而寶出於迫視娥之視死如歸以全其名誠曠世僅見者也然王與柳其名因以不泯然則璉亦可以不泯矣

國朝

孝子錢士琳傳

知縣 黃天球

錢士琳字仲玉號益謙廂都人父大縉娶漆氏生士琳年二十八漆病篤意不忍舍其子大縉曰若慮我娶後妻耶試以幾杯投礫石而杯不破者乃更娶杯擊石應手破裂漆強舉首視之還就枕而歿大縉遂終身不復娶鄉里舉爲義夫士琳年十六以經義見賞於張學使補邑諸生痛母早世而父鰥居力敦孝行晨夕不離父左右每念母輒私涕泣趨父側便爲歡容齒未四十卽離妻室而臥父室服勤無間父性不

喜臥帳中擁厚衾而好飲酒夏秋多蟲士琳率夜持扇驅蟲至天明數年後蟲竟不入父室人以爲孝感所致嚴冬慮衾薄夜寒稍聞欠伸卽進醇醪以資溫煖夜必數次以爲常順治丙戌歲大饑體父志罄所藏穀設粥濟饑民食者頌其德抑然謝曰父命也余謹遵行之耳父後病衣不解帶者百夜及卒哀毀逾禮宿柩側垂二年旣葬乃就私寢康熙三十二年邑令高公克藩修縣志紳士呈舉孝行士琳不欲居孝名力辭而止卒年八十有三長子輝由明經任崇義縣學訓陞樂安縣學諭士琳自以父歿奉遺命毋許厚送終戒子若孫歿後勿以輝居官厚喪具懼有加於前也雍正元年

詔州縣各建忠義孝弟祠三年祠成知縣黃天球允庠士請以孝子置主入祠并爲立傳俾後人有所考信云

贊曰方大縉義不更娶豈料有子盡孝能使忘其鰥居之苦哉然而有是父不可無是子天固默相之矣士琳竭力事父其至性有過人者傷父之單子而曲體彌摯至驅蟲而蟲不入室所謂誠能動物者耶終身行孝而不以孝名可不謂賢乎哉古來惟孝德之食報綿遠吾以卜士琳之後必昌矣

金石庵山人傳

舒慕芬

山人金姓諱孟庚石庵其號也徽之休寧人甲申避亂隨其父行生至靖卜隱於華家山買田築室爲養生計父歿卽葬

華家山之陽有弟二人令其歸娶而自廬墓於山間環植山茶木瓜數千本歲取其租以自給有餘資則周鄉鄰之貧乏者囊中不蓄一銖敝衣蔬食若苦行老衲住華山中數十年從無暴客之警博通楞嚴諸經尤精韻學山中子弟就學者輒授經書不問脩脯於階下鑿一池狀如腰帶中架小橋蓄魚百頭時採山花飼之人至則魚潛伏石庵至則魚爭出就食濠梁之樂不是過也與人語必諄諄以忠孝有過輒指摘面折人咸畏敬之卽婦人小子無不知有金先生者余嘗擬造其廬不果後偶入城余始得締交時年已八十矣精神姿態不減龍馬海鶴酒食兼人而天真爛然高懷絕俗令人

可親而不可狎蓋孤山逋仙之流亞也自是別去又十餘年矣癸巳復入城請以其田捐入儒學爲義田用購書以詔後學邑侯李靜齋高其義優禮之且爲之記其事而刻石於學宮未幾還山語所知曰吾願畢矣遂無疾而卒時年九十有奇卽塋華家山表曰金石庵先生之墓

漆世卿暨子澹軒傳

縣丞 司徒宜

世卿姓漆氏名懋枋世居桃源里洪州觀察使漆公季高十四世孫也自能言迄弱冠質敏學更富視取青紫如拾芥會其父伯繩睹時事有命戒遂絕志進取爲政門內祇厥父先意承志惟懼不克供子職痛母羅氏早喪事繼母鄒撫二弟

至孝且友人言無間家饒給自處極儉約與人交悉以誠梓里中待舉火者更無算嘗曰吾意中非是不適也甲寅歲土寇猖獗重其才若行欲挾爲黨世卿身罹百楚誓死不屈于澹軒傾家財求贖乃脫於難年八十有三無疾而終

澹軒名瑗字席儒世卿長子幼而英偉有大度稍長與仲氏楚玉季氏殷玉凜庭訓互相砥礪故能有聲黌序事堂上常變悉竭其力歷五十年弗衰年十四時土寇擁世卿去澹軒憤激挾重資挺立賊營贖父賊居奇澹軒髮指厲聲指陳

國典罵賊賊膽落遂釋世卿壬午夏赴省試事畢偕其族人長幼皆旋有叔行某中途暈死澹軒伏屍慟哭不忍棄去昇歸里門晚歲作鶴鳴齋姬情山水間研精易理雅不入城市年六十有八卒卒之日人皆曰世卿令子亡云

贊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變起倉卒義不辱身冲齡伏寇孝以勇純喬梓正氣千古芳型

舒保齋中憲公逸事

浙江楊 護 金谿人

舒補亭先生之第五子保齋公者吾女壻之曾祖也故得聞其逸事甚詳多可傳者備錄之以示吾外孫公諱采願字守中派行六天性剛直有膽勇敦信樂義見親交之急難每稱貸以營救之坐是速貧補亭先生既卒於任無一錢之遺公憶及別時庭訓輒爲哽塞慨然曰吾非不能飾虛車獵梁苑

樂過其績君子恥之爲貧而仕居卑可也於是棄鄉舉入太學以例除甘肅渠寧巡檢巡檢固卑吏爲之者或降志取容公獨以古道自矢口不名錢遇窮民之訟債者猶往往代償其負堡城有樓頗高敞公手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大字於樓屏之上每與士之知學者吟眺其間爲勸講田渠水利頌聲沸於下而范甌之塵日積矣一武舉龍斷漁利積爲不善受害者訟之則反毆辱訟之者抗不赴質公乃命健役狙執以來曉之以義則更肆咆哮於是乎伏而笞之如律數自檢舉焉上官欲曲全武舉遂寢其事一日郡守之儷過於境屬吏當迎公獨長揖於道左守聞而怒囑縣令劾公之短令

曰此強項書生忍饑奉職未嘗爲賣法事也守乃檄公解秋審重犯數十人詣蘭州省而不給長解車役欲因而陷公於罪或勸公負荆辭謝公曰行矣改委他人亦豈忍移之禍耶於是質衣裘爲囚賃車行兩程而質貨罄囚皆步行柝楊子于躓於石則折齒敗面公熱腸冷眼見之心痛呼歎囚而告之曰吾不忍見活地獄欲盡釋汝等銀鑰桎梏悉載吾車吾與若撒手徐行可乎汝曹有罪我無罪諒不忍脫逃累我卽使汝曹皆逃死而得遂其生而我以一身代之死不賢於佛者投身飼餓虎乎於是毅然出匙鑰脫囚枷鎖一時念佛聲沸於泉石公旣以已輿載諸刑具獄囚先後衛之行直險權

則扶者囚掖者囚敷座褥而待公小憇者囚囚之慧者往往
熱松枝淪甘茗愈公之渴如是數日多在烟村斷續中鄰封
解役猶相接送幸而無恐一日行至六盤山崎嶇萬仞麓無
居民鄰役亦畏難而止公獨與囚喘息行登未及半而颶風
忽作蓋西涼之颶暴於海颶色黑而氣剛飛石如拳擊人面
作則長晝如深夜陰霾潮湧千鈞大輿遭之輒覆是日公坐
巨樹間囚皆亂竄但聞崩崖折木石罅雷吼如是者數十刻
風威漸殺微見星光遠遠聞呻呼則公之御者爲覆車所壓
幾折股尋聲往跡則騾伏草中尚無恙而赭衣長髮之囚則
無一存者御者曰此天假之緣不逃何待捷足者行百里矣

公曰我縱之復誰怨但汝何由下此山御者悲泣正籌策間
風際遙聞呼嘯聲稍稍相近御者亦高聲和之則數囚埋面
土中風息而起相與追尋解官也於是囚抱御者置車後扶
公坐車前並駕騾而推挽之一里數歇復聞遙呼者執有炬
光囚識其面相語曰某斬犯來迎解官也已而果然大抵風
夜無行客深山呼嘯聚立而相待者皆死囚也四鼓至山麓
去旅店里許更有控蹇驢而相逆者則殺人鉅盜乘之入店
按解批逐一點視只少一斬梟重犯衆囚皆謂其罪本十惡
必逃矣公不語第與衆相向啜粥荒雞亂號中忽聞剝啄急
啓關入之卽律當斬梟之犯也衆囚畢集公望之不覺泣下

囚亦泣曰人誰不知逃死樂實不忍累吾佛耳自此公乘驢吟詩囚亦唱山歌相和秦隴多古戰場與志士雄心激成佳句甚可樂也至蘭州之浮橋囚皆坐待公後至問何不先行入城囚曰省會官兵多見長髮羣遊公且得罪於是各各向公車自認刑具互相鎖鈕公爲之涕不禁矣公旣銷差不謁客先入監別囚與囚對泣如母別子囚之知必決有老親者求公寄聲言身後之事公一一爲疏於紙歸途必迂道示之其或梟示於近地仍爲之瘞其首焉新疆旣闢地二萬餘里戍邊之將開屯田各以部卒及謫遣之犯引水務農土多沃壤無限制故武職多富其應給軍糧則設糧廳爲收放尖入

平出例稱耗羨藉以供差使之費由來已久未設州縣之前其各屯糧廳必揀調內地佐雜之強幹者謂之調口上司擬調必多方求免至是烏魯木齊呼圖壁糧員缺出而烏魯木齊之遣犯正戍官作亂更誰肯往獨公郡之守方恨其囚之不逃也則僞以強幹有爲薦公調口爲公憂懼者苦勸公以疾辭免或送眷屬歸隻身赴邊公配吳恭人則謂必偕行乃安不可辭辭必遭譴死生有命奚懼焉渠民之送者哭聲相續咸慮公不生還矣出關七千里始至屯所積雪中人首纍纍卽新殺之謀反賊也逆旅之犬每每銜之入床下人溺著地卽成冰其苦寒如此呼圖壁城戍兵千餘一都司統之守

備以下數十員屯田遍野例交文倉收管者若干貯都司屯倉以備徵調者若干餘皆入營員之橐蓋漠外無運道無蓋藏民食仰屯餘之蓄歲稔麥貴都司往往盡糶其備徵之糧獲利倍蓰次年熟則補之有餘亦未嘗有徵調也保齋公旣到官與都司同祭武廟都司之拜墊居左公曰文武同城當遵儀注文東武西定禮也爭與讓皆非禮也都司富而驕拂袖徑去公冷笑獨拜而歸自此事事相掣肘且命其軍校尋隙一日有遣犯竊商旅緝得其人拘繫之都司率卒奪犯去公稟提督又不理於是釁益深乃令其營校邏守文倉雖不能不遵例出納耗羨則不許糧廳發糶將窘困之以冀公折腰相求而終不少屈閉糶數年耗糧充棟無所用之幸新疆雜職養廉厚賴以自給一日得伊犁將軍羽檄云吐爾扈特數十萬慕

天朝威德萬里來降

恩旨計口給糧安插之將軍所部數千里將弁屯倉所儲備徵調之糧各計若干文到日卽賃駝速運後期者以軍法從事都司捧是檄手顫顫目睛上視拊頸曰何不作兵時陣上亡耶蓋是年麥價踴起凡諸屯備徵之儲皆糶盡積金雖多而千里內外無買處後至之誅惡能免耶憂怖欲死其屬弁爲之謀曰長官欲免此劫除是膝行求舒公不念舊惡肯售

其數年所積耗羨之糧約計已足敷此數且可今日發庶不
後期都司謂彼恨已深應不許弁曰吾觀此人利甚輕而情
重膽雖大而心慈似可誠求禮動也於是都司率羣弁立時
到門門者入白公方習射於後圃聞之訝曰莫又來索吾鬪
乎釋弓出視都司望見卽長跪請曰恩官救我再三掖之起
而詢其所求旣知所急慨然曰勞君數年爲我守方有此積
我亦豈乘人急者夙怨旣銷新歡伊始我非求利君但憑心
事不宜遲今盡以管鑰相付卽自量自發以成數報我可耳
都司之驚喜又出望外不逾刻而駱駝之聲喧於廩矣公第
照時價受其樂輸都司之感服盛德又無異赭衣囚也公旣

屢歷夫生於憂患之境信道愈堅爲義彌勇卽寓書於族尊
老爲長伯立繼卽以身所受一夫之田輸爲繼產預爲納監
名繼祖以成父積俸繼兄之志族議遂以公五兄嗣小宗焉
當是時金川未靖

詔許運糧餉軍者敘勞授官公於是諭長男

觀亭

曰吾旣受

國恩司糧獲羨不可不命汝報効

朝廷次年得議敘同知加二級

誥封保齋公爲中憲大夫公五兄遠遊甘肅歿於山丹計至
公製服爲位而哭祭如禮卽具文告病且啓云職兄爲視弟
而疾歿於途必當親往護喪歸義方無歉諸大屏漸知公才

皆不准則又陳情辭益切書七上而始獲允給回籍咨矣數年來塞外貧交多謫戍而無依可愍者公取橐中三千金酌情分贈而後別徑至山丹啓兄厝加外棹昇護行萬里歸葬靖安始買宅豫章城南自題其堂曰忠孝以敬志父之遺命因老屋有兄弟居也既而公長子除廣西慶遠郡司馬攝承寧牧迎養父母歲己亥公疾終州廨年五十有一竊嘗讀公第三子白香廬山日記七月廿一所記公仙還諸異及聯壁詩鈔慕庭公跋而歎雙溪兩賢孝友之德源固遠而流未艾也吾外孫可不勉哉相傳公在塞外一夕行商叩關報羣盜肆劫公卽乘馬率弓兵出救射之使逃賊盡獲時公極貧索都統憫其向隅特以監照百紙發公備賑公不受具稟繳謝十年之後口內外監糧冒賑之案發而公獨得免非先識乎夫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聖門亦可以謂之成人保齋公生平逸事力行過之詎可以其官未顯沒其傳也

舒賢婦傳

知縣 鄒朝陽

孺人姓陳氏邑候選司訓舒君質之配也陳本邑望族孺人父士禮家素封有女二人孺人其次性清淑嫻書禮在室弗慕華飾猶時時隨母習女紅父笑謂吾家非乏衣食何自苦乃爾對曰兒聞古之賢媛在貴猶勤兒何敢惰父奇之年十

九歸司訓能敬以事其舅姑和以睦其姊姒慈以惠其卑幼
又能操持家政不令司訓勞是時司訓方銳意爲學早夜不
輟體羸善病藥鏹之勞殆無虛晷歲在癸亥司訓疾亟岐黃
家皆以爲不治孺人計無所出乃遂默禱於天潛引利刃割
股和餌以進翌日疾竟瘳姑察知狀大慟稱婦賢鄰里同傳
頌焉孺人初不欲令人知也先是孺人有弟鵬早歿無嗣父
亡後孺人請於其族老得昭穆相當之雋者立爲嗣其母乃
命嗣孫曰爾祖辛苦起家所以貽爾者厚矣爾諸姑昔年貲
妝薄其各撥田租百石以補奩贈劄券給之孺人與司訓堅
辭不受於是聞者益嘆孺人之賢而明義知其後之必大也

告君由廩生充貢授職司訓孺人例當封卒於乾隆癸二二
月年五十有八子一碧增廣生孫二家驥星符幼學有聲雙
溪院長舒君茗原孺人之姪也予因茗原熟聞孺人之賢遂
本其行畧而爲之傳

論曰古者女史採閨壺之懿行紀之彤管俾後人有所觀覽
亦內政得失之林也彤管湮姆教熄矣封股療疴始於張密
論者以爲畸行孺生或弗傳然閨中弱質白刃如飴自甘剗
體裂膚流血殷地而不顧不賢而能之乎至於却千金之產
又何介也古人有言能使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出巾幗而
遇之矣

余善士傳

知縣 張龍占

稽古鄉飲酒禮所以尊德尚齒禮至重也予蒞靖邑公餘進紳士而咨之曰邑中有樂善不倦者乎衆推余君久英而予未嘗見也心儀之明年奉檄舉鄉飲謀之紳士即以余君請予固知余君之爲人稔且悉亦以爲無出其右者而君乃固辭謂德涼不足以副盛典強之堅不就予更心敬之而惜未見其人也及行田野間見路無崎嶇之險誰修之曰余君也見長橋安坦無泛涉之病誰成之曰余君也未幾學使者檄下脩府屬考棚余君率先爲邑人倡葺事學使以其名勒諸碑嘉其尚義以示後而後知余君之固辭鄉飲者務實而不務虛名也詩曰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其余君之謂夫聞其風者可以蹶然起矣

銘碣

唐

寶峯馬祖大寂禪師塔銘

同平權德輿 洛陽人 章事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遊大師之藩俾文言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爲本六波羅蜜以般若爲鍵非上德宿植者惡乎至此大師諱道一代居德陽生有異表幼無兒戲疑如而立湛如川渟舌廣長以覆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

自天授之常以爲九流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之具豈資
出世之方唯度門正覺爲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州
進具於巴陵後聞衡嶽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真心
超詣是爲頓門跋履造請一言懸解殆類顏子如愚以知十
俄比淨名默然於不二以法惟無任化亦隨方嘗禪誦於撫
之西裏山又南至於虔之龔公山攫搏者馴悍戾者仁瞻其
儀相自用丕變今河南刺史尹裴公久於廩奉多所信嚮用
此定慧發其明誠大歷中尚書路公冀之爲廉帥也舟車旁
午請居理所貞元元年成紀李公以侍極司憲臨長是邦勤
護法之誠承最上之說大抵去三以就一捨權以取實示不

遷不染之性無差別次第之門嘗曰佛不遠人卽心而證法
無所攝觸境皆如豈在多歧以泥學者故夸父喫嗔求之愈
踈而金剛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
胸索甘露之灑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此緣
旣周跏趺報盡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六十
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爲宴然終焉之地忽謂入室弟子曰
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其委化如合符節當夾鍾發生
之候協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望路瀆涸流而法雨
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靄交感之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
藏鎬英志賢志通道吾懷暉惟寬智廣崇太惠雲等體服其

勞心通其教以爲吾師真性湛然與虛空俱爲是體魂化爲
舍利則西方之故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率籲其徒從茶毘之
法珠圓而潔煜耀盈升建茲嚴事眾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
成竭誠信故緩也德與往因稽首粗獲擊蒙雖習鳥在空莫
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此銘表之事敢拒眾多之
請

銘曰達摩心法南爲曹溪南門巍巍振拔沈泥禪師宏之俾
民不迷九江西部爲一都會亦旣戾止元津橫霽慈哀攝護
爲大法礪五濁六觸翳然相蒙真心道場決之則通隨器受
益各見其功真性無方妙道不竭顧此夢幻亦有生滅微言
密用煥炳昭晰過去諸佛有脩多羅心能悟之在一刹那何
以寘哀茲宰堵波

宋

舒雙峯先生墓誌銘

學士 李大異 新建人

舒邦佐字輔國更字平叔別號雙峯隆興靖安人曾祖達先
祖機父茂公資性穎絕少讀書過目輒解學聚問辨日啟歲
益卓然有成初以辭賦絢麗見推先達值朝廷兼設經義詞
賦科益討論墳典求爲有用之學蜚聲文場亟預賓選登淳
熙八年進士初授鄂州蒲圻簿會有旨并簿與尉爲一改潭
州善化簿公謂朱墨勾稽一不謹審則推科重複蠹弊叢生

乃悉心清釐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吏姦爲之頓銷長沙輸送
苗米踰三十萬斛郡委公與戶掾李公肅領其事區處合宜
未嘗多取其贏民皆德之有今年官米兩平量之謠蓋語實
也公每晨起受輸送逮暮乃罷凡所需微物下至烏薪亦攜
以自隨郡以每歲輸納例有所餽號曰優潤錢公舉而寄諸
縣帑其後公將瓜代復有所贐公公所得悉返諸縣以簿解
圮毀請留爲繕修費潭人皆服其廉寧鄉告旱連帥潘公時
知公賢貽牒專委之是時官疑訴者失實徧諭諸鄉訴不實
許人告民懼俱不敢訴公白於郡寬首告之禁由是實旱者
乃敢有辭連帥躉之用薦書授文林郎調衡州錄事參軍公

以明謹用刑哀矜折獄人皆稱之嘗有欲鍛鍊者公曰吾不
能爲阿曲但當穿屣屨以歸耳時囚繫者或以饑寒瘕死獄
中公命爲衾禰飲食及禦寒却暑之具靡一不整有茶陵縣
倪氏子訴胥長譚良佐受賕逮鞠正則嘗許而未受守倅臨
問將併訴者罪之公言吏蠹易滋民寃難伸於是訴者得從
未減未幾祥刑使者因閱積牘見公辨論之語深賢之乃併
縣胥郡吏皆置於理有宗室子繫娼優於邸舍而誤入主人
之室破其寢帳什器廂官白於郡以白晝持杖之罪罪之守
怒將聞於朝公言其情本出過誤且無賂可證竟從寬典嘗
攝憲司檢法官又攝郡僉幕皆著勞績有翁姓兄弟訟分財

不平憲以成案委檢法詳閱之公得其實感諭以天性皆頓
首服憲命牒旁郡爲矜式時郡議蠲民賦公言某鄉蠲若干
某戶蠲若干當具數揭諸通衢其合蠲已輸者許豁新賦庶
民得霑實惠郡從之遂爲例公在衡時諸部使者多以案牘
委公審訂公酌以情法凡所擬定後莫能移聲華煒然刺史
暨部刺史皆以薦書聞時丞相京魏公長憲部亦畀刻牘僉
謂公當卽通籍尚書銓平步清華矣紹熙甲寅歲忽得末疾
二女一孫皆刲股以進連帥朱文公以其家孝友欲達於朝
予以祠祿公先夕夢謁嚴陵釣臺留詩有倒翻江水洗塵顏
之句慨然有感乃力乞還山文公賢而從之買舟西歸從容

三徑文史自娛手錄皇朝數巨帙不以利達縈其胸次仿范
希文設立義莊以贍鄉里建望煙樓於天澤池上見有斷炊
者立周以錢粟邑舊有學田爲豪家侵佔稅官權酷多非法
橫索公皆力爭之得復其舊蓋愛人濟物自其天性然也公
蚤負盛名自膺仕籍當路往往以牋奏屬之是時周丞相益
公永嘉陳紫微皆重公之文行褒稱不置於口其與公爲文
字交並有時名者則孫從之吳仲權諸人也余於公有鄉里
之誼雖仕宦相望南朔不通欵密然於公之文則平昔固已
嘗鼎一臠窺豹一斑而公家所彙雙峯猥藁者則手之而不
釋也蓋嘗評公詩溫潤而縝密雋逸而清新如太羹元酒素

有典則如瓊杯玉笋爛然可珍所宜徑上扉掖小郤猶當在
蓬山壁水間位不滿才爲之慨嘆然公之爲學先道德而後
文章生平得力在退爲進基靜爲動主二語朱文公亟稱許
之或出或處綽然洞見本原也嘉泰壬戌歲公以致仕授通
直郎明年合宮肆需錫服朱銀嘉定甲戌歲十二月八日公
震夙之旦也子姓皆舉觴爲壽情意懽然上澣之日忽語子
孫曰吾將逝矣以十二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公處生
死之際凝然不亂聞者以爲學力致然娶閔氏夙有壺範男
四長迥早世次選肄舉子業有聲次逸邁俱待補上庠女六
人長適進士劉允中次適向之武次適張緒次適進士鄒鎬

次適登仕郎王九思次適鄉貢進士袁允中孫男十六人
次適嶧兌庚崧崩壬癸餘未名峻辛甲俱待補上庠嶧與
癸酉歲計偕孫女七人曾孫男八人相鉉楫模餘未名曾孫
女十人公自爲壽藏於福壽之源諸孤將以嘉定八年九月
庚申奉柩闕幽窆公之次嗣選以檢正胡公所書行狀來請
銘余於公夙懷緇衣之心不敢以蕪陋辭乃序而銘之

銘曰嗚呼平叔文高於今世行儼於古人泄官行已學出以
醇使其踐登樞要固當資啟沃而贊經綸德豐位膏遇合奚
論惟有清芬之澤方將大其家世昌其子孫

明

禮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編修 蘇伯衡

公諱叔正字克正原名宗頤姓李氏系出唐宗派越敬公武氏時公之裔貶斥海隅傳十餘世於後周顯德間徙廣南占籍泗會歷五世爲宋翰林學士殿中侍御史積中者以元祐黨籍謫江右因家豫章元季喪亂避地靖安故今爲靖安人公爲朝散大夫通判贛州府事諱宏烈之子孫從仕郎知郴州宜章縣事諱以能之孫將仕郎諱福糾之子母師氏而公曹氏出也生之夕將仕君夢異僧以金盤藉嬰兒入臥內驚寤以告師夫人夫人夢亦如之故勿名佛授六歲而孤鞠於師夫人聰慧絕倫聞瞽者唱野史入告夫人曰兒能記之令

試焉數千言一字不遺也旁觀稱嘆曰神童神童年十二以能詩聞於州里常和人櫻拂子歌有安得直上掃碧空毋使浮雲翳明月之句咸以遠大期之稍長慨然有四方之志語人曰丈夫安能蟄終田舍耶乃游學外郡凡性命道德之書天文地理之說下逮諸子百家無不畢究三十贅於新建夏氏五世祖文惠公故第在修仁坊歲久多傾圯竭力修繕正寢東廡工甫訖長兄欲入居立推讓之更葺西廡謀自外氏遷歸忽一日心動晨夜馳還靖安則母師夫人臥病已數日見公挈婦還喜而愈踰年病復作公與夏氏左右侍奉累月不解衣帶湯藥非親嘗不以進及歿哀毀如禮諸兄惑於陰

陽家言停柩在堂數年公涕泣告曰如是則無葬日欲子孫之福利而親之體魄不得安何忍也兄感悟乃獲畢葬事服闋游郡城一時知名士若定子進辛好禮周伯寧練伯常劉原善陳維辛輩與公共十人送抱推襟吟壇文讌無虛日士林號爲十才子云再就試不第是時東南方多故乃深自韜晦杜門不出會皇朝肇造初年以人才舉徵辟至南京擢國子監學正分教正蒙齋時貴戚公侯子弟肄業時習齋多不服約束許祭酒存仁乃以屬公公至齋正襟危坐嚴立程課貴游驕氣自戢越五載魏杞山爲祭酒表上其成效乞署博士上曰李宗頤朕將用之令厯試州縣遂遷渭南丞諸生戀

戀不忍去追送龍江之上垂涕而別洪武四年夏秋渭南大旱去縣四十里有龍湫在南山之上公冒暑徒跣禱焉雨隨作然尚不能徧渥詳請大府蠲除民租又乞預貸麥種歲稔而免流離皆其力也初同州與蒲城爭地界累官莫能決至是委公公探知同州里胥常奪蒲人麥輸夏稅而蒲城所爭之地亦有隱匿單騎至其地立判數語交管之兩地人惶恐謝罪願中分所爭地數年之訟一朝而決自是鄰境有疑獄皆委公訛斷焉渭邑歲輸糧二萬而田無定額多田之家輸少而田少者輸多公乃責社甲履畝丈量立法精密豪右失計無所飛詭則田成賦田出於舊三倍民征用寬公私交便

關東飛蝗入境若陣雲蔽日而東公親臨捕之隨散隨集所過輒遺種類乃令民於古渭水濱掘坑其下岸隋而井深蝻子跳踉不能上輒墜其中畚土實之以此蝗不爲災嘗有虎患白晝輒郊外食人縣東有周處祠公投以文云昔將軍之爲人能除三害今何爲不一殄虎狼耶不然廟豈不爲神羞耶其迹遂屏是冬移知興化初視事端坐默視丞簿意公無能爲遇事操縱自恣且半月公徐徐曰前某事當某事不當聽訟必準情酌理幸其勉旃皆大愧服不敢擅八年春夏大雨高郵湖水盛漲災被三州二縣守長莫肯上聞公詣州白守曰水勢如此常稅必無所取有災而不告是欺君也民道

水又從而征之是虐民也守不得已乃具牘上請猶欲檢覈公抗言方今百里之地高下遠近無非水者非惟不必檢覈亦不可檢覈冊上朝議以水災在去年春何今年始以冊報鄰邑以檢覈請者皆罔上治之興化獲免三載入覲考功稱最轉禮部員外郎尋以病乞休不許除國子助教又明日拜監察御史奉命巡嶺南有瓊州府吏許其守踞公座僉表文公廉得其實白守之誣而抵吏罪覆奏上嘉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耶出爲湖廣左叅政敕運杉木二萬期以二旬達京師公卽購備如數遣吏督運未半月而至又給運饋餉萬夫挽舟上巫峽無悞期轉左轄以禮部侍郎召還十

四年正旦行大禮公宣讀表文聲音朗暢尋陞本部尚書階
資善大夫二月上丁隨駕陪祀文宣王五月奉冊命封皇太
子妃禮儀悉中冬甘露降蔣山率百官表賀上顏大悅方以
天下日躋昇平祥和示兆鼎鼐鹽梅將倚公如左右手乃以
積勞成疾於是年某月某日薨於位事聞天子震悼賜祭葬
距生於故元延祐五年戊午歲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四後
四年甲子葬於靖安大梓都之原娶夏氏宋平章文莊公六
世孫女以偽漢陳友諒陷南昌時自溺井中不屈死公義之
不再娶子一人樾女二人一與母俱溺死一適舒景南孫男
二人興孫寧孫伯衡曩與公同事太學知公最深故因其孤
之請遂濡筆而爲之銘

銘曰李氏之先組綬蟬聯餘慶所鍾篤生象賢象賢之生夙
有令聞孝友之行根乎性天方其盛年山澤棲遲抱厥蘊蓄
以俟乎時聖神龍興聘而後起學旣無競政亦有偉其學維
何六藝三墳并包無遺蜚英成均振揚教鐸模楷貴胄有德
有造以及俊秀其政維何旣疇民庸乃陟郎署乃達帝聰出
膺方鎮德布令施入躋從班獻替論思仲尼之門政學殊科
二者克兼自古不多公兼其二允矣不器國之楨榦惟天子
試人方望公謀謨廟堂天不可必奄焉淪亡僚友作銘勒諸
墓石悲雖有餘辭則無愧

贈正議大夫資治卿加正三品銜蘇州府知府況公墓

誌銘

侍郎王直泰和人

正統癸亥夏靖安況公子寧遣介致言於余曰先大夫卜塋有日矣憶先大夫生平居址相鄰職業相勵以石交稱者宜莫如先生其庶錫之誅銘以賁泉壤光竹冊可乎藐諸孤伏苦次待命余曰唯唯茲固誼不容辭者也公名鍾字伯律姓況氏其先世居况坊有封爵至公侯者分支靖安再傳而死於寇且以家殉公父仲謙甫數齡鞠於黃氏仲謙篤生公子遺之際慨然以讀書經世爲務起家儀曹尋歷超遷非卓然名傑其能若是乎夫儀曹所司朝廷大典禮也必宏儒始任

之公以新進少年周旋兩京明於掌故而動合章程爲聖主所眷注則公之才優學博可知矣天子擢用賢能牧雄劇郡公以保薦獨得蘇州公之才力過人爲朝堂所信服又可知矣公慨然攬轡登車勇於任事糾官慝懲吏邪纖弊必剔積困必甦前後爲斯民請命如減額除荒諸大政抗疏至數十上慙直無諱而上嘉納之數年間民之疲者以興窮者以植逃亡者以復貪黠者屏息而不敢肆油油然樂生送死非復向來苦重賦而呼籲無門之氣象矣民相與咏歌膏澤比屋皆然稱之爲青天爲父母無怪乎丁艱則求起復任滿則乞保留不呼而集伏闕而請借寇者踵相接而不能絕也公始

受知於邑令俞益早以孫伏伽張元素期之逮典郡政成羣
以龔黃頌之晉秩留任楊相國致詩則以趙清獻張益州方
之要皆爲公實錄而非出於過譽設天假大年其勲業正有
未可量者然已無忝社稷臣之望矣循良云乎哉公生於洪
武十六年卒今正統七年享壽六十由禮部郎知蘇州府陞
按察使職俸誥封中議大夫贊治尹贈正議大夫資治卿公
應得諡惜未有以是請者誠闕典也娶熊氏續娶王李舒萬
四氏並贈恭人子五寧寰賓宇守女二孫淮沐滌共二十一
人公葬邑之神州山當公薨於蘇余旣爲文哭奠之今復得
誌其墓而銘焉

銘曰天生豪傑必有所爲罹患之後崛起門閭黼黻典禮出
守吳畿起衰剔弊德澤覃施萬民樂業衍衍怡怡未登臺輔
喬木頽頽慶貽後裔食報匪遲崇岡翼翼哲人此居

塗鳳韶墓誌

祭酒 邱 濬 瓊山人

公姓塗名鉉字鳳韶號屏山按其世系乃塗山氏之後在漢
塗暉爲諫議大夫與王璜同受毛詩於孔安國唐塗曉爲江
州刺史廉能可述號金聲玉色至宋仁宗時其祖諱忠者先
居豫章嘉祐七年由鄉貢進士官至崇文院校書後爲汝州
判晚年致仕徙居瑞之高安雲石子諱居仁受業於西澗先
生劉凝之崇寧二年授開封府少尹後陞都轉運使致仕子

諱近正號明倫居士少從遊於寶文閣學士胡康侯比壯博學多聞深明義理著明倫集十篇行於世與朱文公小學相表裏實有功於風教生子五由是子孫蕃茂簪纓蟬聯後先相望長諱應楠嘉定四年由進士授柳州貴東縣丞陞臨川倅改秩運漕子諱切醇成進士贅靖安舒氏遂家焉而爲靖安始祖初任瀏陽簿以功陞吉州倅晚年致政倣范文正公義莊之規置義田以給族名傳典籍子諱泰亨登進士第初任著作郎歷陞端明殿學士泰亨生敬翁仕元任廣東翁源縣尹遷今慶源里敬翁生好古隱德弗耀好古生益可才德兼備遭元末兵亂未仕生子伯琦伯琳伯璣兄弟名重鄉里

伯璣卽公考也公從兄鏜伯琦之子少與公同講學永樂間中陳循榜進士任貴州道監察御史有憲度著能聲公爲人寬厚謙恭博通經史至於地理選擇推卜之類無不諳曉居家以孝事親以和睦族處鄉黨朋友以忠信無僞遇荒歉尤樂於賙給鄉人德之宣德間有司以賢良方正薦不就後舉爲陰陽訓術又不屑惟樂邱園自娛嘗訓其子淮曰汝蒙朝廷作養幸登科第食天祿官之大小係乎命守之一字在乎已當盡忠報効毋戾祖訓已而居官著廉能式勤慎天順間聖天子推恩敕封爲承德郎工部主事與子同官凡三娶子若干孫若干公生於洪武丁卯十二月二十日卒於天順癸

未四月十八日停柩于堂成化丙戌季冬十七日奉柩葬於
大梓灘洪屏山爲墓首寅趾申越十載時予承乏國子監祭
酒達夫守蜀之順慶以公行狀走書來京求銘於余曰孤之
先人雖已葬孤冒不孝之罪因循未有銘歲遠泯沒先人之
德願一言以昭後世予與達夫昔同游太學同登進士第又
得侍同朝相知最深是以知公之世次行實乃序而誌之

陳東窗先生墓表

司業 張位 新建人

東窗先生者上元令陳君文之父也先是陳君令崇明業已
贈先生文林郎比涖上元復加贈先生承德郎令甲凡外任
者必三載奏績乃得貤封其親而三載內非經御史臺使者

兩薦則弗能得其兩京官恩封亦必俟其滿始克授非際非
常之遇未有遽得之者甚者位陟通顯而所親一命竟未沾
往往有焉蓋其難也今陳君在崇明時以治行高等屢薦而
得之速擢京邑又遭逢兩宮尊稱徽號錫類覃恩一歲中兩
沾渥典真異數亦奇邁哉先生諱大鴻字文翔一字漸之南
昌靖安人其先出江州義門之後宋嘉祐中奉朝命遷移修
寧馬跡村元季有應澄者令新吳娶靖安羅少尹女愛靖安
多佳山水遂占籍焉應澄五傳至伯昇爲文學弟子員則先
生父也文學治尚書數試有司不售則去博士籍專務以德
化人歲大祲發粟賑餓人里中待以舉火無慮千指瑪瑙賊

起焚掠近文學里弛兵而過曰無驚陳有道也文學視諸子
中先生特穎異於是以書學授之尋值鄉間寇亂先生間關
竄避比歸齒已長乃稍稍問家人生產家益裕居恒自念吾
父手挈藏書而授之我顧阨於多難不能卒讀父書誠願有
以恢宏先人之業是在孺子乎於是開館舍延名師以訓誨
三子日程督之季子文果以尚書舉於鄉先生乃色喜自是
不復入城市飭一切家政勿得有所關白卽縣令屢以賓筵
請固謝不往獨坐一小樓焚香點易偃息其中自稱曰東窗
懶人文三上春官不第先生自以春秋高數語文卽使若終
博一第吾宰木拱矣文受命謁選得黃梅學教諭黃梅距靖

安四百里而近於是迎先生與配孺人養於學舍明年己巳
先生年七十靖安諸生以先生齒德巍碩白所司應詔賜爵
一級表其廬明年文校河南試事尋擢昌邑令明年先生卒
於家時隆慶某年月日也距其生於宏治某年月日得年七
十有二文葬先生本邑迴寶莊莊先生配晏氏生三子長豪
次奇幼卽文孫男且十有一人其五己爲學官弟子並有文
譽語曰不於其身必於子孫先生之謂乎先生生平篤厚人
倫伯兄大鵬先生直父事之仲兄大鶚無子則以次子奇爲
之後至含穉棺槨盡倚辦先生追復祖所遺贍學田若干畝
以給宗人之業儒者又建義塾於宅右窶人子皆得來受學

嘗修家譜若干卷蓋繫陳氏之望者數十年鄉人修縣志采
其行事列之逸民其詳具新安汪司馬志中嗟乎以余耳目
覩記逮父老傳聞凡鄉閭之顯融昌熾者必其先濟物能施
者也其隳廢蕭條必其先虧人利己者也方其與之也非意
於取之而天道之報施每溢於其初方其取之也固欲其長
有之而天道之奪削者恒越乎意外則爲身家子孫計者宜
知擇矣至其爲子孫者食報受祉率忘先人之志仕肥剝民
家肥剝里乃不一傳而傾覆倍之則取償溢分斯其所失更
大也今觀東窗先生贍族賑鄉之事諄諄行仁義不爲厭怠
是所遺於後人者無涯而陳君兩仕巖邑赤縣冰檠自持政
以惠民澤物爲務蓋體先志而益恢宏其施焉卜陳氏之垂
裕無窮也余特表而出之以爲作善者勸

附雜銘

國朝

道源泉銘

并序

李紀

余既與閩邑紳士建立泮宮因鑿泮池而慮壁沼之難於水
也慨然嘆曰美哉斯廟之孔碩也惟泮不及泉卒爲汚萊斯
亦事之遺憾者矣因於鬢門之下約數十步叩地而祝曰泮
於斯泉於斯歟訝然異謂是信有泉耶乃召工具畚插鑿於
其下未尋而液未丈而溜及泉而湧自西北騰沸而出有泉

二本若聯珠然更決而南得古石井濬其淤塞通以原竇出而與二泉交滙三泉合流汪洋滄蓄不竭不盈真可異也聞之聖人之道如水行地中無往不在又曰淵淵其淵靜深有本是道之時出不窮如水之流行不息茲泉之所以特出者非會逢其盛而應德效靈歟其潛也如邈其見也如期深以蓄其德高以下其施其爲造道之君子而左右逢其源者乎若以爲沼得靈泉人文兆啟占驗之說姑且勿論因顏之曰道源泉更爲作銘

銘曰天一所形厥質乃凝盈科習坎與道俱行天下文明地不愛寶醴泉湧出濼澗芹藻山后川君與道爲謀道隨時泰

慶與泉流流謙潤下潺湲皎潔用之日新取之無竭泗水載靈激濁揚清雙溪接潤水德惟馨睿視無涯靈襟不測尋源探本千古一脈酌不盈杯清絕塵埃圍橋觀聽盡洗靈臺

贊

况太守像贊

明大學士 楊溥

剛毅之氣端肅之容處心以正行事以公稟龍岡之秀氣當盛世之奇逢立身行道顯祖揚宗論事聞蹇蹇之直待賢見溫溫之恭拜官於儀部也秩然上下之禮出守於蘇城也綽乎撫字之功仕歷四聖名聞九重兩鬢添憂民之白髮一心持報國之丹忠宜乎加官增秩而祿位功業之益隆也

陳烈女贊

大學士 劉定之 永新人

女既從夫義無改醮既許未從雖改誰謂猗嗟貞女玉潔金
堅心相許時所期終天重泉幽室捐軀遂志肯復結褵謂他
人壻秋風穿木連理交柯有鳥並棲深映女蘿垂光彤史永
貽女則匪女獨然亦表臣節